

中华奇俗文库

东北土匪

和土匪打交道的人
和土匪打交道的人
和土匪打交道的人

曹保明/著

土匪是一种社会现象
土匪是一种历史问题
土匪是一群思维怪异的人



和土匪打交道的人
和土匪打交道的人



西苑出版社

D693.98
C104

东北土匪

中华奇俗文库



土匪是社会现象
土匪是历史问题
土匪是思维怪异的人……



土匪是社会现象
土匪是历史问题
土匪是思维怪异的人……

曹保明/著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北土匪/曹保明著 . - 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04.9

ISBN 7 - 80108 - 922 - 7

I . 走... II . 曹... III . 土匪 - 史料 - 东北地区 -
现代 IV . D693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7924 号

东北土匪

著 者 曹保明

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

电话 010 - 68214971 传真 010 - 68247120

网 址 www.xycbs.com E-mail aaa@xycbs.com

印 刷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数 1 - 6000 册

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7 - 80108 - 922 - 7/D · 125

定 价 34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目 录

◎ 一个和土匪打交道的人 (1)

- 一 第一次知道土匪 (1)
- 二 零距离接触土匪 (4)

◎ 关于土匪 (8)

- 一 土匪的概念 (8)
- 二 起局 (17)
- 三 局底 (21)
- 四 土匪的穿戴 (23)
- 五 退伙 (27)
- 六 土匪的主要活动 (29)

◎ 走进《林海雪原》 (46)

◎ 土匪的故事 (69)

- 一 花蝴蝶 (69)
- 二 驼龙 (113)
- 三 金蝴蝶银蝴蝶 (166)
- 四 秋子梨 (170)

五	大布苏	(174)
六	长江龙	(183)
七	五龙	(187)
八	五省	(198)
九	天龙	(210)
十	老才旺	(217)
十一	大来好	(222)
十二	北来	(226)
十三	双镖	(231)
十四	占一	(242)

◎ 东北土匪分布走向图 (246)

◎ 后记 (250)

一个和土匪打交道的人



和土匪打交道的人

有人问我，你怎么和土匪打起了交道？这可是个冷门。

我说，你们错了。不是我故意找这个冷门，我是在抢救人类记忆中的这部分文化。这是人类的文化遗产。他们凶吗？他们狠吗？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？

让我告诉你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和他们的一些故事吧。

当然，我的故事和神奇的经历也便开始了。

一 第一次知道土匪

20世纪60年代，曲波先生的名著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一下子家喻户晓了。

《林海雪原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侦察英雄杨子荣装扮土匪去见座山雕那

段黑话。



在剿匪英雄杨子荣墓前

天王盖地虎，
宝塔镇河妖。
蘑菇，溜哪路？什么价？
想啥来啥，想吃奶就来了妈妈。
想娘家人，小孩他舅舅来啦？
野鸡闷头钻，哪能上天王山？
地上有的是米，唔呀有根底。
拜见过啊么啦？
他房上没有瓦，非否非，否非否。
哂哒？哂哒？
一座玲珑塔，面向青带背靠沙。

正晌午说话，谁也没有家。
你脸怎么红了？
精神焕发。
怎么又白啦？
防冷涂的蜡……

特别是“样板戏”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一下子把土匪的故事和神秘推向了高潮。



《林海雪原》剧照

这时，我和许多人一样，知道土匪必须会骑马、打枪；而且，土匪一定要会说“黑话”。比如《林海雪原》中上面那段黑话“翻译”过来的意思是：

你是什么？哪里去？
我来找同行来啦。
我看你不是正牌的。
老子是正牌的，老牌的。
你从小拜谁为师？
不到正常不能说，徒不言师说。
谁引你来这里？
是小炉匠啊。

以前单独过吗?
在许大马棒山上。

从此，“土匪”开始走进更多人的记忆之中了。而我也是在字面上知道土匪的。

二 零距离接触土匪

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，我大学毕业，具体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搜集整理工作，并经常下乡去采风，搜集民间故事和传说。

这些故事和传说都要由讲述人来讲述。

在我询问对方（讲述人）的身份时惊奇地发现，他（她）们有些人是“土匪”、或土匪的后代、或土匪的朋友以及被土匪绑过票或是和土匪打过交道的人；而且，在我采访过后整理我的采风笔记时更加惊奇地发现，关于东北土匪的故事、歌谣、行话（黑话）、隐语、规俗、禁忌等材料是那么的丰富。我觉得，这可能是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人类生活形态的珍贵载体，人类这种重要的记忆该保留下来。

我记录下来的，是无形的一种文化类别。可是那些传承这部分无形文化的“人”——载体已在苍老和消失。一旦这些载体完全消失，这部分神秘的、神奇的文化，也便会随之而消失。于是我想，能否把我“接触”到的土匪和我了解到的土匪情况写出来，留给以后的历史，也算对《林海雪原》关于“土匪”故事的一种形态的延续？

因为我觉得，土匪的故事和现象是一种文化。特别是对东北这地方，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和文化，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别。

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我接触到一位土匪老汉。

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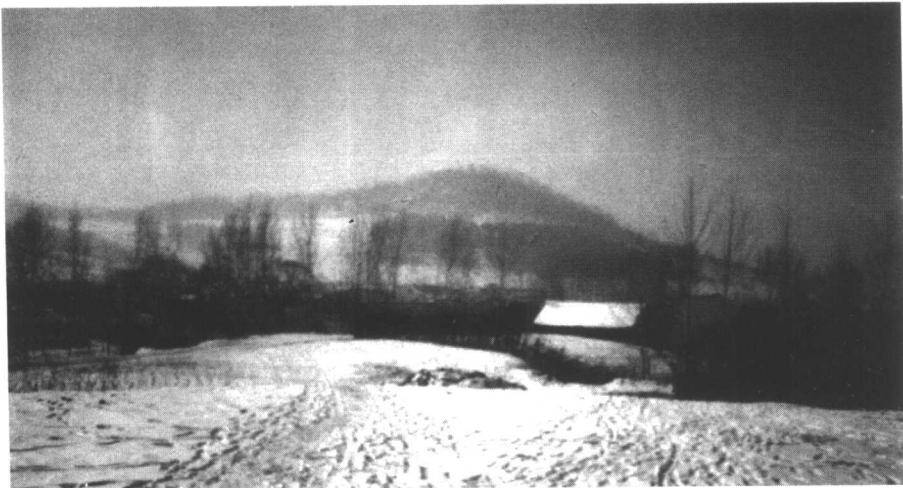
我和土匪

正月初四的时候。

故事发生在东北……

天，格外晴。

可是却寒风刺骨。周围的大山披着厚厚的白雪，在静默与寒冷中耸立着……



神奇的山村

还是在几年前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在吉林省磐石县北石砬子村，有一个活着的土匪老汉，报号小白龙。

我决计要去寻找他。

记得是那年的腊月十五，天，嘎嘎冷，零下40度，四野铺着厚厚的白雪。没有道眼，我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。

老北风呼呼地吼叫着，时而把地上的雪卷起来抛向空中，时而又夹杂着新雪猛地灌进我的脖子里。我时不时地要停下来，掏一掏灌进衣领里的砂雪。

风喘息空间，四野又静得可怕……

看不见人、兽和小鸟，我想我冻死在这荒凉的雪原上也是无人所知。可是，我要去采访土匪老汉，因我知道他的存在在世上是万分重要的，因据我所知，他是目前唯一活在世上的世纪之人了。对他的探索，将充满许多神奇的色彩。

而且，世人也想知道这种探索生涯。我知道，我是在做一件填补空白的事，冻死也是值得的。

下晌3时，我终于进了村。

北砬子位于磐石县城（现已称市，归吉林市所属）35里处，北纬42度，是牛心乡所管，周围有烟筒砬子，海拔693米；黄瓜架，海拔648米；南砬子，海拔698米，属于真正的山区。

在一个捡粪老汉的指点下，我沿着处于山坡上的北砬子村，终于在东数第五家门口，找到了小白龙的家。

没养狗，木头障子，草房二间。

老汉迎了出来。

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方响马王正坤老汉（报号小白龙）吗？那年他已80高龄，一米八的大

塔子个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耳不聋眼不花，十分地威武。他立在门口迎接我。

“打哪来？”

“省城。”

“报报迎头？”（你贵姓）

“大路天蔓。”（姓曹的意思，取“大路朝（曹）天，各走一边”）

“啊曹兄弟。”他手一抱说：“进卡拉！”（进屋）

因我多年和这些老人打交道，了解“黑话”。

他把我像老熟人一样领进屋，指着炕说：“草啃，台上拐着……”（上炕坐着抽烟）

南北大炕，烧得热乎乎的。他住北炕炕头，他把我让到北炕炕头，然后介绍南炕上坐着的一位大娘：“这是我老伴！你大嫂！”

我开门见山说明来意，就是要请他讲讲当土匪、响马的事情。

“我是胡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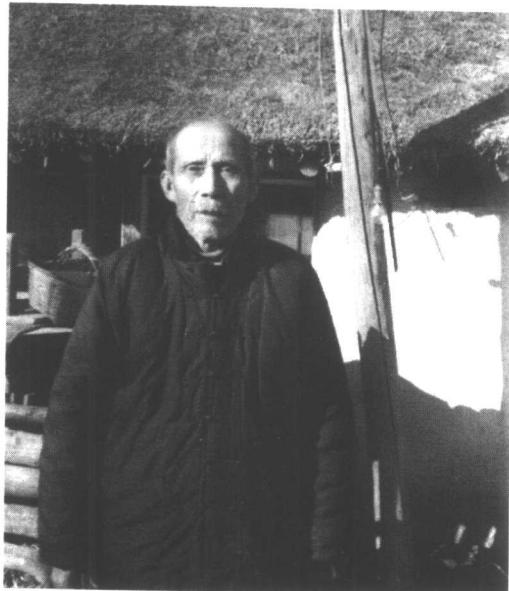
老人说，“但没干坏事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关于胡子，有什么来历吗？”

“有哇。”

他讲了一个大约和我采访“大来好”时相同的故事：

相传，从前有一家，兄弟18个，家里很穷，娘说：“你们兄弟都出去谋



第一眼见到他时的样子

生吧，一年后回来见我！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事。”哥几个出去一年，所到之处，穷人多富人少，富人吃喝玩乐，穷人受苦挨冻。他们回来对娘说：“娘，天下不公平！”

娘说：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富人太富，穷人太穷。”

“你们想怎么办？”

“世上什么行业都有了，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！”

娘说：“可你们一杀人，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了吗？”

18个儿子说：“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些毛，别人就认不出我们是谁了！”于是，他们一个个化装好了，就去杀富济贫。所以民间又有一个别称，管他们叫“胡子”。

关于土匪

土匪是一种社会现象。

土匪是一种历史问题。

土匪是一群思维怪异的人……

匪，这个词是怎么出现并被沿用下来，而且变成“土匪”二字？

一 土匪的概念

翻开古籍我们不难发现，“匪”字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《诗经》中，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中有：

氓之蚩蚩，
抱布贸丝。
匪来贸丝，
来即我谋。
送子涉淇，
至于顿丘。
匪我愆期，
子无良媒。
将子无怒，
秋以为期……

说的是一个男人笑嘻嘻地来了，抱着布谈交易。她心里明白，他不是来交易，是来打她的主意，她送他过淇水，送到顿丘这地方，说：“不是我拖延时间，而是你没有媒人。你别发火别生气，等到秋天再办喜事。”

在这首诗里，“匪”字代“非”字讲，做否定用，匪通非。

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里也有“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”也是通非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中有“如匪外运谋。”匪字通“彼”。

在《说文解字》里，“匪”字是盛东西的一种器物。

在汉以前，匪字还是“非”、“彼”字的代用词，做否定来使用。

到唐时，有《中义传》，也不见有匪字为抢掠之意，但有歹人、不义之

人、非人之为的小子等词意。

唐以后，在西南、西北、中原一带，各帮团蜂起，如侠义、帮会；有的是朝廷养的“死士”但势力一大，也与主人抗庭相争。到了宋、元、明，边地的少数民族不断进攻中原，如《奉天通志》说：“汉人即称东北夷曰‘胡儿’，明时，胡人往往越界掳掠汉人，见人则曰胡子。……后逐渐为强盗之称。”

而强盗，“匪也，为非作歹危害人的人，如土匪、惯匪、匪军、匪患。”（见《辞海》）

《辞海》中又说：“匪人，本指非亲人而言。”“所与比者，皆非己亲，故曰比之匪人。”

李朝威《柳毅传》有“不幸见辱于匪人”之句，即指行为不正当的人。明时，除作为否定词外，又指“匪人”，而匪人除指“胡子”、胡地之人外，又指那些行为不正当之人。

由此可见，匪和非，是有关联的。从音上，是指由非意和音引来了匪字的意思，即否定对方，不承认是“人”，而是不干人事的“匪”。

这个明确的概念，直到了清代，才在诸多的书籍、资料里发现，如《吉林地志》、《吉林江湖录》、《吉林乡土志》、《吉林旧闻录》等书中。那时的书中已有“金匪”、“烟匪”、“马匪”之说，都是以行帮职业划分，如淘金、种烟、放排等。他们忙时劳动，闲时结伙抢窃。他们不满朝廷的高利税租，于是和朝廷对抗，被朝廷称为“非人之人”的匪。

有了这个概念，土匪也就好解释了，各行业均有活不下去的人为“匪”。种地的农民更是苦不堪言，他们揭竿而起，便因他们是种地的，而被称为“土匪”。

土，又有出自民间的意思。而“土匪”很可能是东北的方言。

土匪专用词的出现和使用约在近二百年左右。明末清初，关东开禁，中



土匪给人的表象

原人闯入关东，朝廷压榨，列强侵入，特别是庚子之变、日俄战争以来，关东大地的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于是走投无路的人便揭竿而起，成局建绺，占山报号，成为土匪。于是便有了土匪这个名词。

胡子，是土匪、贼人、强盗的另一代名词。但这个叫法起于何时，又是怎么叫起来的呢？

据《吉林旧闻录》载，清中末叶，“东三省马贼，号红胡子。或云昔年多用土枪，枪口有塞，系以红绒一绺，当射击时则去其塞而衔之于口，远望如红须然，此一说也；或又云当时匪人行劫，多有戴假红须以恐吓人，如梨园所演《新安驿》之类者，此又一说也；或又云，俄国流放罪人，多在边界，往往越界勾结匪人劫掠，以俄人多须而红，故以名之，此更一说也。”

以上《吉林旧闻录》说了“胡子”、“红胡子”称谓的三个来由，也颇有道理。但接着此书又说：“谓胡子多名最当，盖以胡地而言矣。”

这是中原人对北方“胡地”的称呼，也由此引来。

据《奉天通志·礼俗志》记载，胡子，“有称强盗曰胡子。凡有二说：一说胡子之称，起于明代。汉人即称东北曰‘胡儿’，明时，胡人往往越界掳掠汉人，见之则曰胡子。胡子，犹胡儿也。后逐沿为强盗之称；一说，昔日强盗抢劫，恐人相识，常戴假面垂红须，供以遮掩，故又称红胡子。‘胡’、‘胡’音同，故通用。”这个说法的后半部同《吉林旧闻录》不同之处是“胡”演变成了“胡”。这样，“胡子”、“红胡子”的来历也就说得清了。

据民间传说，从前强盗结伙劫道，他们躲在树上，手使“大抬杆”老枪，为不使枪药淌出来，他们从树上向下瞄准时就在裆处掏一把“毛”、“胡”堵上。这又是民间称这些强盗为胡子的一个说法。而胡子确确实实是北方强盗的代名词。有叫“胡匪”，也有叫“马胡子”的，这便是“马贼”称谓的开始。

中原一带还管这些人叫“响马”。

响马一词，最早出现在描写隋唐故事的《忠义响马传》里，作者是明代人，写的是瓦岗军的故事。其中写到“单二弟是大隋九省响马的总瓢把子。”“他是响马总头，可是普天下有多少响马……比如说，我是南路大头目，在我手下的大小头目，就是900个……他手里有一件是英雄谱，能证明他是九代首领。”这里所说的故事年代是隋唐，从故事的主人翁叙述中“英雄谱”可证明响马是几代几代的首领，就可以说明，响马这个词的实际产生绝不止于隋唐，只不过是在民间使用，在人们口头流传。另，响马是盗、贼的代名词，朝廷不可能给予记载。但盗贼为什么称为“响马”？据笔者的考察认为，响马即是“马响”。在旧时，常将名词和动词颠倒使用或连用，这是旧时的

文字习惯，如“铃响”、“响铃”是一样语意。

《儿女风尘传》中有“响马”一词由来的解释，说响马在抢窃一地的时候先施放一种“响箭”。那种“响箭”是普通的箭杆上系一个哨子，箭一飞，兜着风吹响了哨，发出叫声，这是告诉对方说：“我来了！”响箭飞过，就有贼人骑马而来，长此以往，民间便把响箭、响马连在一起，称为“响马”。北方农村的人家一听成片的马蹄声响，也知是强人所至。在这里，成片的马蹄声一响，就是歹人集体行动，这也是“响马”的又一种解释。因此他们这一行崇拜马神。



水草马明王画像

还有一种说法，认为“响马”是骑在马上的人吹的口哨，民间称为“忽哨”。忽哨，本来是民间的一种口技，在我国隋唐时就有这种民间演奏，到唐代盛世，民间已广泛有“卡调”艺人，也是把一种小巧的哨子含在嗓眼儿上，能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，其声逼真生动。而土匪马贼入村后，说话怕被人识别，于是用“口哨”或“卡调”来进行联络、发号施令，他们在马上哨来哨去，用语言的长短、大小、紧缓、快慢来表达他们的活动，所以称他们为“响马”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其实这是这个行帮的暗语，就像黑话或切口一样。

另外，北方的少数民族，如蒙族、满族、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等，都是喜欢载歌载舞的民族，北方人又喜欢吹口哨，以哨来作为联络语言，有人就把“口哨”称为“副语言”。汉民族中有文哨、武哨、花里虎哨之说。可见，“响马”是指骑在马上吹口哨活动的一种行帮，也符合此词的内涵。

响马在旧时已被朝廷称为是“为非作歹”之人，民间也称他们为“强人”。这“强人”有强悍精壮之意，而又有强行掠夺之嫌；“强人”都是一些剽悍的男子汉的象征，他们从事的都是一些冒险的事业，所以他们自称为“忠义响马”，从而标明了自己生存的意义。

马贼一词的产生离不开“响马”这个词的渊源历史。上面说过，从隋唐前后产生的“响马”一词是因为强人组织成帮，骑着马在大地上横冲直撞，因而“马”是这个组织（或帮）不可缺少的工具。

如果说在我国西南、西北、中原历代活动的“强人”、“匪盗”依赖马的话，那么在茫茫的关东大地，马更是这里的行帮不可缺少的工具了。东北，包括东北亚的广大地区，是马生存和繁殖的良好的气候带，同时也是“马贼”这个词得以产生的自然基础。据谢成侠《中国古代马匹利用的历史》记载，

“驿”是我国最早创立的一种有组织的“交通措施”。古时朝廷对东北的联络全靠“驿马”，故这里就是养放供“驿”用的马匹的地方，而这些马匹平时称为“通驿”的马匹。所有传递文书谍报、公差运行、沟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，全靠马来进行。

从唐朝开始，我国已建立了完备的唐驿，有驿所 1639 处，古时每隔 30 里为一驿，每驿置马上百匹。就这样，马匹远是不够。辽时还设立了“狗驿”，辽东各地还有狗橇为驿具。当时辽东有狗驿站 15 处，有“站户” 300 家，养狗 3000 只备用。东北所有的驿站一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5）已经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，这使东北、东北亚（今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及北朝鲜和蒙古）地区的交通、传递、信使畅通无误。各地驿站到民国三年（1914）才裁撤，但留下了这一地区人们养马、爱马的风俗习惯。至今东北地区如“驿马”等类似的地名还有许多。

而在我国北方，养马和育马又有其久远的历史。这与马在东北各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。从前，在北方广漠的大地上，在长白山以西、兴安岭以南的广阔地区，大地平坦，水草旺盛，便于马的生存。从远古时候起，马就在交通方面得以应用，而这里的少数民族匈奴、东胡、鲜卑、契丹、女真都是惯于骑射的民族，他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。那时，各族之间的生存和战争时有发生，使得各部落之间把养马育马看作战争必胜的条件之一，各部落头目命令下属人民每年要上缴一定数量的马匹。据《东蒙习俗》、《蒙古族风俗志》载，早在“隋唐时，突厥仅战马就已超过百万，非战马数目尚未记入。”这样一来，推动了东北马市经济的发展。当时东北的马市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。如大连、通辽、开鲁、范家屯、柳河、宽城子（又分头道沟和二道沟）、学城、开原、昌图等。而且这些马市贸易沟通了山西、河北、河南等西北和中原地区的马市经济，使东北马匹交易日趋活跃。在这种马的交易、喂养、交换等活动中，卷入了各种人物，行帮的活动也离不开马。仅范家屯马市就记载被“土匪”劫市的次数不下几十次。其中流传的，有东北著名的马贼“九头鸟买马”的故事、“老二歌败马”的故事、“北来好骗马”的故事，比比皆是。可见“响马”已卷入了东北马的世界之中。

马贼一词虽然在这里泛指杀人越货的土匪、响马，但在当年也指那些从事马的贩运、偷盗的人物。关于偷马盗马，民间已专门有“盗马术”之类的书或手抄本，专讲把一匹高大的马，如何从二尺见方的墙洞子里牵出来的技术，这种人也是“马贼”，是一些“盗马贼”。当然盗马贼之中也有大股绺子里的高明的马贼，犯了事就入绺，躲避追杀。这一切环境都为“马贼”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基础。